

國朝閨秀詩

柳絮集

校補

一

黃秩模 編輯
付瓊 校補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1490562

國朝閨秀詩

柳絮集

校補

黃秩模 編輯
付瓊 校補



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490562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國朝閨秀詩柳絮集校補/(清)黃秩模編;付瓊校補. —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,2011
ISBN 978-7-02-008431-9

I. ①國… II. ①黃…②付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
I222.7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012102 號

責任編輯 徐文凱

裝禎設計 劉 靜

責任印製 史 帥

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

郵政編碼 100705

網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

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

字 數 1400 千字

開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張 85.75 插頁 12

印 數 1—3000

版 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978-7-02-008431-9

定 價 300.00 圓(全四冊)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。電話:01065233595

前言

據我們當前所能看到的資料，清代女性詩歌總集凡收千人以上者現存三部：一為乾隆時期安徽歙縣汪啓淑所輯《擷芳集》，一為道光時期江蘇陽湖完顏惲珠所輯《國朝閨秀正始集》、《國朝閨秀正始續集》（以下合稱《正始集》），一即咸豐時期江西宜黃黃秩模所輯《國朝閨秀詩柳絮集》（以下簡稱《柳絮集》）。道光十一年所刊《國朝閨秀正始集》和道光十六年所刊《國朝閨秀正始續集》共收詩人一千五百二十六家，詩二千九百六十五首，其規模明顯小於其他兩部。沈初《序》稱《擷芳集》收作者「二千家有奇」。黃傳驥《序》稱《柳絮集》收作者「幾二千家」，黃秩模《凡例》則具體到「一千九百三十八人」。研究者多據此認定《擷芳集》收詩人多於《柳絮集》，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。據國家圖書館所藏乾隆三十八年飛鴻堂刻本，《擷芳集》所收詩人實有一千八百五十三家，詩六千零二十九首。而據江西省圖書館所藏咸豐三年蕉陰小槐刻本，《柳絮集》所收詩人實有一千九百四十九家，詩八千三百四十三首。這樣，《柳絮集》所收詩人比《擷芳集》多出九十六家，詩多出二千三百一十四首，實為現存最大的清代女性詩歌總集。

《柳絮集》的編者黃秩模是活躍在道光、咸豐時期一位成就不菲的私人刻書家。除《柳絮集》外，其木活字本《遜敏堂叢書》收子書近百種，許多重要文獻賴此以存，至今為學界所信據。然而，黃秩模

本人並沒有引起當今學界的關注，有關其生平與刻書的零星描述頗多缺略和謬誤。茲就黃秩模的生平事蹟、刻書活動和《柳絮集》的相關問題加以考述，以為拾遺補闕之助。

一

黃秩模（一八〇八——一八六八），字子全，號立生，一號正伯，又號小樹、耐軒、惕園、惟忍居士、容乃山人、恒耐山人，江西撫州府宜黃縣人，近代著名禁煙名臣黃爵滋長子。

據黃秩模等《黃公樹齋府君行述》（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刊本），其先世原籍福建，宋時遷至江西。南宋寧宗時，宣義郎黃登由宜黃縣的小君山卜居於縣治所在地鳳岡城內北山下，是為北山黃氏始祖。而北山黃氏之來龍又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修水雙井黃氏。黃爵滋《仙屏書屋初集文錄》（道光二十八年仙屏書屋刊本）卷十《念劬別墅記》云：「猗歟雙井，吾宗之澤。肇宋迄今，以豐以碩。越我王父，卜宅於茲。」黃秩模本人也經常自稱「雙井江夏氏」。修水雙井黃氏為黃庭堅所自出，而黃秩模的朋友余瑚稱黃庭堅為「君家山谷公」（見《柳絮集題辭》）。如果這些資料可靠的話，那麼黃秩模當可視為黃庭堅的後人。從「越我王父，卜宅於茲」的話來看，黃爵滋一支聚居於念劬別墅所在的城西固始門內仙人石下，是從其「王父」（即祖父）黃捷岡開始的。北山黃氏由此進入人才輩出的繁盛時期。黃秩模曾祖捷岡為太學生，祖黃錫禧為縣學生，父爵滋、伯父迪策同為道光三年進士，弟秩林為道光二十三年舉人，姪傳驥為咸豐元年舉人；當時未能中舉中進士的黃氏子弟也大都為諸生或貢生。秩模為長，弟妹十二人，子七人，女四人，姪輩益眾。妻萬啓簏、妹黃秩衡、女黃傳珮皆為詩人，詩見《素心閣偶吟》、

《柳絮集》等。道光中期，其父以首倡禁煙為道光帝知重，當時推為『諫官第一』，並實際參與領導了禁煙運動，與林則徐並稱『林黃』（《宜黃縣誌》卷四五《黃樹齋先生傳》，同治十年刊本）。總起來看，北山黃氏在道光中後期達於極盛，蔚為宜黃大族。

黃秩模生於嘉慶十三年，其父黃爵滋當時只有十六歲，到道光三年黃爵滋中進士時，秩模已經十六歲了。道光七年，其母李荃君帶領秩林、秩榘兄弟二人進京隨宦，從此寓居京師，而秩模則留在宜黃祖宅，擔負起侍奉祖父的責任。除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一度寓京省親之外，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宜黃度過的。因而在他青少年時期和成年以後都並沒有得到像秩林、秩榘那樣師事名儒、廣交名流的人發展機會。盡管道光中期以後，其父黃爵滋歷主文柄，權傾一時，黃秩模的科舉之途並不順利。道光十二年，二十五歲的黃秩模考入郡學，此後連考不中，後來獲得了一個廩貢生的資格。為了積功取得入仕資格，黃秩模前後盡瘁王事數十年，道光二十八年以修縣城文廟敘功授訓導，道光二十九年以增修縣城城牆得通判銜，咸同時期因辦團練抗擊太平軍以教諭盡先補用。但一直候缺到去世前一年（同治六年），六十歲的黃秩模才有機會赴任瑞州府高安縣教諭，這一年離他取得候選訓導資格已經二十年了。

道光二十四年，丁父憂家居的黃爵滋在宜黃祖居之側建起了規模宏大的莊園——念劬別墅，以紀念父母『生我劬勞』（黃爵滋《念劬別墅記》），同時也是作為對黃秩模代父養親的嘉獎。念劬別墅的落成為黃秩模的刻書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環境，黃刻圖書的牌記或刊語中經常出現的『遜敏堂』、『蕉陰小榭』、『仙屏書屋』等等就是念劬別墅中的室名。黃秩模的刻書活動主要集中在念劬別墅落成之後

至太平軍進攻江西之前的十年之間，也即道光二十四年至咸豐三年。據本書附錄《黃秩模年表》，在黃秩模所刻有刊年可考的二十八種書籍之中，出於此間十年者二十七種，其中二十一種集中刊於道光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間。咸豐三年之后至同治三年，太平軍曾數度攻入江西，咸豐六年幾乎佔據江西全境。其間黃秩模忙於團練鄉勇，保甲綏靖，力疲財乏，刻書遂寡。

作為私人刻書家，黃秩模博求古今人之書，不惜重貲，加以刊布，對於表彰鄉賢、發覆隱逸，尤其孜孜汲汲，頗得時評嘉許。道光末期，吳昂照稱其『生平刻古今人著作不下百數十種，發潛德之幽光，厥功甚偉』（《柳絮集跋》）。姜曾稱其『好讀書，尤愛梓秘本，發潛惠世，公溥彌昭』（《司牧寶鑒序》），同治《宜黃縣志》稱其『生平雅好搜求群賢著述，不惜重貲，爲之鋟板』。黃秩模顯微闡幽的熱誠與他個人經歷有密切關係。其咸豐三年所作《柳絮集序》自稱『蜂鑽故紙，出頭自憤無期；麤撫遺文，疲手未嘗釋卷』。他本人就是一個被沒埋的人，因而對於同樣被埋沒者懷着深切的同情；從他的刻書活動中不難找到這樣的例證。黃秩模刻書，『不輕肆譏評，不擅易章次，不僭改字句，深得古人仍舊闕疑之意』（姜曾《遜敏堂叢書序》），至今爲學界所信據。今人舒蕪校點的劉大櫟《論文偶記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）即以《遜敏堂叢書》本爲底本。

黃秩模的主要刻書成就就是木活字本《遜敏堂叢書》和木刻本《國朝閩秀詩柳絮集》。《遜敏堂叢書》主要排印於道光二十四年至咸豐三年，收子書近百種，許多文獻賴此以存，如昆曲藝人徐春的《四書私談》、女詩人黃秩衡的《素心閣偶吟》、上猶縣丞翁昱的《試律須知》等。《國朝閩秀詩柳絮集》的選刻始於道光二十八年，終於咸豐三年，前後歷時六年。至於其原因，則如黃傳驥所云：『獨《柳絮集》

遲之又久者，意在博採無遺。』（《柳絮集序》）《柳絮集》不僅是現存最大的清代女性詩歌總集，而且與前代同類總集相比具有多方面的特色；這些特色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其進步的女性文學觀。

二

黃秩模在范雲（卷四一）、邱卷珠（卷三三）等人的小傳中曾引《擷芳集》和《正始集》，這說明《柳絮集》的編纂是參照過這兩個總集的。作為後出的總集，《柳絮集》在汲取前者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形成了三個方面的特色：

第一，人詩並重、存沒兼收的選錄標準。

中國古代詩歌總集的選錄標準向來有『以人存詩』和『以詩存人』之分。『以人存詩』就是把人的品行作為選錄的前提，詩的好壞不作為主要的考慮。也就是說，其人可取，詩即使寫得不好也可以收錄。『以詩存人』則是把詩的好壞作為主要的選錄標準，而人品的高下和身份的貴賤，只作為次要的考慮。中國古代女性詩歌總集向來首重婦德，次論詩藝，因而普遍採取『以人存詩』的選錄標準。《正始集》以『整壹人心，扶持壺教』（黃友琴序）、『風天下而端閭範』（潘素心序）為己任，因而『女冠緇尼』、『青樓失行婦人』之詩以及『篆刻雲霞，寄懷風月，而義不合於雅教者，雖美弗錄』（惲珠《例言》），顯然採用了『以人存詩』的非文學標準，頗為嚴苛。

《柳絮集》並不排斥『以人存詩』。黃秩模《凡例》云：『錢塘吳退菴《國朝杭郡詩輯·閨秀詩小引》云：「閨秀之作，本應降格求之，不得過為繩檢。至於鬻霜茹檠，皆當表其貞操，縱聲律未工，亦藉

以存其姓氏。若妙齡夭折，更屬可悲，雖或未可言詩，實有所不忍刪也。」是集竝本此意。或其人僅有一詩，不計工拙，亦錄之俾存其名。」不過，《柳絮集》之所以將這些孀婦天女的詩不論工拙地加以收錄，主要是出於『不忍』之心，與《正始集》『扶持壺教』的用意大不相同。正因為如此，二者雖然都堅持『以人存詩』，但對『人』的理解各有側重：《正始集》所論之『人』是道德化的人，這就將很多活生生的普通人或下層人（如妓女）排除在外，故其持論較嚴；《柳絮集》則將道德化的『人』擴展至生活化的『人』，不僅關注其貞節的可表，也關注其『妙齡夭折』等個人不幸，故其取徑較寬。與此同時，《柳絮集》又堅持『以詩存人』。青樓女子之詩向來為選家所鄙薄，或屏而不錄，或附列於後。《柳絮集》則認為『妓亦蒼生』（鄭志昀序），只要詩好，『亦不得因其人而置之』（黃秩模《凡例》）。這與《正始集》對『青樓失行婦人』之詩『雖美弗錄』的嚴苛態度判然有別。

《柳絮集》兼容並包的選錄標準不僅表現在選錄對象上，也表現在選錄範圍上。《文選》以來，『生者不錄』已成為文學總集的通例，這一限制對於及時存錄當代作品實為不利。《正始集》，特別是《正始續集》，主要收錄當時『閨友』的投稿，突破了『生者不錄』的成規。《柳絮集》繼承了《正始集》的這一突破，『無論存沒，概行錄入』（《凡例》），並主動發出了向海內徵稿的吁請：『惟期蔡女班姬，郵致以成全璧。』（《自敘》）《補遺》、《續編》、《又續編》就是後來郵致詩稿的結集。這就擴大了選詩的範圍，及時保存了當時的女性詩歌作品。

繼《擷芳集》和《正始集》之後，《柳絮集》踵事增華，後出轉精，成為最大的清代女性詩歌總集。之所以如此，正是由於打破了以德論人、生者不錄的嚴苛標準，建立起人詩並重、存沒兼收的寬容標準。

第二，消解流品、以韻系人的編纂體例。

人以品分，品以類分，降序編列，是中國古代女性詩歌總集編纂的通例，而這一通例是『首重婦德』觀念的物化形式。《擷芳集》將所收詩人按流品分為『節婦、貞女、才媛、姬侍、方外、青樓、無名氏、仙鬼』等十類。其《凡例》復云：『是集中稍爲分類。蓋婦德首重貞節，而縉素豈宜溷于裨翟，平康未合廁乎副筭，故特區別，附以無名氏暨仙鬼焉。共成十類。』可見，其編序原則大略先德後才、先貴後賤、先人後鬼。對於方外和青樓兩種另類尤其加意區別。《正始集》立意在於『刪夫風雲月露之詞，以合乎二南正始之道』（《例言》），具有突出的貴族化傾向，對於方外和青樓採取了屏而不錄的極端態度，可以說比《擷芳集》走得更遠。其《例言》云：『排比次序，第一首錄宗室紅蘭主人女縣君作，尊天潢也；次錄先高祖姑科德氏作，述祖德也；次錄祖姑憚清於作，重家學也；次錄畢韜文作，標奇孝也；次錄伊夫人作，美賢淑也；次錄尹太夫人作，昭慈範也；次錄林氏作，揚貞烈也；次錄希光作，彰苦節也；次錄沈蕙玉作，示女箴也；次錄李氏作，敦詩品也。餘則參仿《欽定國朝詩別裁》體例。』由此可知，《正始集》排序的原則是尊皇敬祖、先德後才，其體例與《擷芳集》一樣，為重流品、論貴賤、分親疏的差序觀念所支配。

黃秩模站在平民的立場上，抹平了妓女與貞女、縉流與命婦的界限，以韻編次，大膽消解了女性詩歌總集編纂中以流品分類、降序排列的基本體例。當然，以韻系人，並不是黃秩模的首創，關於此點，其《凡例》有明確交待：『是集所錄姓氏，前後皆依韻編次，得便繙閱，做王柳村《江蘇詩徵》例也。』王豫《江蘇詩徵》初刊於道光二十五年，主要收錄江蘇一省男性詩人之詩，女性詩人之詩只占十分之一。

中國古代詩歌總集，倘非女性詩歌專集，向來有體序、時序、韻序等各種序例，原不曾有以德分類的傳統。《江蘇詩徵》為了統一全書『以韻編次』的體例，因男及女，並非基於一種創革的考慮。黃秩模出於『妓亦蒼生』、『不得因其人而置之』、『以詩存人，蔡文姬何妨與聖女同登』（鄭志昀序）等進步女性文學觀的驅動，將原本屬於非女性文學總集所有的韻序體例移入女性文學總集之中，擴大了女性文學總集編纂的體例自由。

第三，南方為主、群體為先的主體框架。

在生成上以家族為中心，在分布上以江南為中心，是清代女詩人生成和分布的兩個基本特徵。《柳絮集》『南方為主、群體為先』的主體框架充分彰顯了這兩個特徵，包含着編者對清代女性詩歌主流特徵的基本判斷。

在《柳絮集》所收的一千九百四十九人之中，所屬省份可考者一千八百六十五人，不可考者八十四人。從對前者分省統計的結果來看，排在前面的依次為江蘇（八百五十二人）、浙江（四百五十二人）、湖南（九十二人）、福建（八十八人）、江西（八十一人）、廣東（七十八人）和安徽（五十六人）七省。共一千六百九十九人，占統計人數的百分之九十一點一。其餘的分佈情況為：山東四十八人，山西二十七人，旗人二十人，四川十六人，湖北十五人，直隸十一人，雲南十人，河南七人，廣西六人，奉天三人，貴州二人，陝西一人。共一百六十六人，占統計人數的百分之八點九。在南方七省之中，江浙兩省就有一千三百零四人，占統計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九點九。也就是說，在《柳絮集》所收有省籍可考的詩人中，南方詩人占九成還多，其中位於東南沿海的江浙兩省則占到將近七成。

《柳絮集》將女詩人群體的輯錄放在很突出的地位，因而其所收錄的女詩人群體明顯多於《擷芳集》和《正始集》。《柳絮集》所收錄的三人以上的女詩人群體共三十一個，茲將其名稱及成員敘列如下，並附錄《擷芳集》和《正始集》的各自收錄情況，用資比較，以見《柳絮集》所收之盛。

一、（浙江）山陰祁氏（六人）：祁彪佳室商景蘭、長女祁德淵、三女祁德瓊、四女祁德蒞、次子理孫室張德蕙、三子班孫室朱德蓉。《擷芳集》全收。《正始集》失收商景蘭、張德蕙、祁德淵。

二、（浙江）錢塘黃氏（三人）：黃汝亨女黃修娟、長子茂梧室顧若璞、曾孫式序室錢鳳綸。《擷芳集》全收。《正始集》失收黃修娟。

三、（山西）太原張氏（六人）：張佚長女張學雅、三女張學儀、四女張學典、五女張學象、六女張學聖、七女張學賢。《擷芳集》多收張佚次女張學魯。《正始集》失收張學儀、張學聖。

四、（浙江）海寧查氏（四人）：查慎行母鍾韞、妹查惜、孫女查氏（許焯室）、曾孫女查淑順。《擷芳集》、《正始集》均失收查淑順。

五、（江蘇）婁縣張氏（三人）：褚念劬室張屯、張屯妹張瑾、張屯妹張婉。《擷芳集》全收。《正始集》失收張瑾、張婉。

六、（江蘇）丹徒張氏（四人）：張譽星室曹我聞、長女張采茵、次女張采芾、三女張成珠。《擷芳集》全收。《正始集》失收張成珠。

七、（江蘇）上海曹氏（四人）：曹一士繼室陸鳳池、長女曹錫珪、次女曹錫淑、三女曹錫堃。《擷芳集》失收陸鳳池。《正始集》失收曹錫堃。

八、(福建)建安鄭氏(八人)：鄭方坤姊鄭徽柔、長女鄭鏡蓉、次女鄭雲蔭、三女鄭青蘋、四女鄭金鑾、六女鄭詠謝、七女鄭玉賀、姪女鄭翰尊。《擷芳集》失收鄭詠謝、鄭玉賀。《正始集》失收鄭翰尊、鄭雲蔭、鄭詠謝、鄭玉賀。

九、(浙江)仁和倪氏(三人)：倪一擎室蘇畹蘭、長女倪端淑、季女倪貞淑。《擷芳集》全收。《正始集》失收蘇畹蘭、倪端淑。

十、(浙江)歸安葉氏(六人)：葉佩蓀室周映清、繼室李含章、長女葉令儀、次女葉令嘉、長子紹榘室陳長生、次子紹棻室周星薇。《擷芳集》失收周星薇、陳長生。《正始集》失收周映清。

一一、(浙江)錢塘袁氏(十人)：袁枚姑母袁氏(沈某室)、側室陶氏(元和人)、三妹袁機、四妹袁杼、從妹袁棠、從妹袁杰、子阿遲室沈全寶、甥婦張瑤嫻、長孫女袁嘉、孫女袁綬。《擷芳集》失收張瑤嫻、沈全寶、袁嘉、袁綬。《正始集》失收沈全寶、袁綬。

一二、(江蘇)南匯葉氏(三人)：葉鳳毛長女葉慧光、次女葉金支、三女葉魚魚。《擷芳集》失收葉魚魚。《正始集》全收。

一三、(江蘇)吳中十女士(十人)：嘉定張滋蘭(允滋)、吳縣張芬、吳縣陸瑛、吳縣李嫩、吳縣席蕙文、長洲朱宗淑、甘泉江珠、長洲沈纁、長洲尤澹仙、長洲沈持玉。《擷芳集》失收席蕙文、朱宗淑。《正始集》全收。

一四、(江蘇)京江鮑氏(四人)：鮑皋室陳逸仙、長女鮑之蘭、次女鮑之蕙、三女鮑之芬。《擷芳集》、《正始集》均全收。

一五、（浙江）仁和孫氏（三人）：孫嘉樂側室王玉如、長女孫雲鳳、次女孫雲鶴。《擷芳集》失收王玉如。《正始集》全收。

一六、（江蘇）丹徒王氏（三人）：王文治側室王柔卿、孫女王瓊、孫女王玉燕。《擷芳集》、《正始集》均失收王柔卿。

一七、（浙江）錢塘汪氏（五人）：汪新繼室方芳佩、長女汪纘祖、次女汪紉、三女汪繡祖、子竹隱室王雲芝。《擷芳集》失收王雲芝。《正始集》失收汪纘祖、汪繡祖、王雲芝。

一八、（江蘇）鎮洋畢氏（七人）：畢沅母張藻、側室張絢霄、側室周月尊、長妹畢汾、長女畢慧、三女畢懷珠、孫女畢景桓。《擷芳集》失收畢懷珠、畢景桓、張絢霄。《正始集》失收畢懷珠、畢景桓、周月尊。

一九、隨園女弟子（二十六人）：江蘇昭文席佩蘭、浙江仁和孫雲鳳、江蘇長洲金逸、江蘇句容駱綺蘭、江蘇華亭張玉珍、江蘇青浦廖雲錦、江蘇仁和孫雲鶴、浙江錢塘陳長生、江蘇元和嚴蕊珠、浙江仁和錢琳、雲南王玉如（孫嘉樂側室）、江蘇江寧陳淑蘭、江蘇蘇州王碧珠、江蘇蘇州朱意珠、江蘇丹徒鮑之蕙、江浙錢塘王倩、江蘇長洲張絢霄、江蘇鎮洋畢智珠、福建侯官盧元素、浙江嘉興戴蘭英、江蘇常熟屈秉筠、福建閩縣許德馨、江蘇常熟歸懋儀、江蘇震澤吳瓊仙、浙江錢塘汪玉珍、江蘇常熟鮑印（尊古）。袁枚所輯《隨園女弟子詩選》（嘉慶元年刊本）目錄共列二十八人，有詩存錄者十九人，張絢霄、畢智珠、屈秉筠、許德馨、歸懋儀、袁淑芳、汪蕙卿、汪玉珍、鮑尊古九人有目無詩。『隨園女弟子』的判定即以此集目錄為準。《擷芳集》收隨園女弟子二十六人之詩，實際上超過了《隨園女弟子詩選》。《擷芳

集》未收（《擷芳集》初刊於乾隆三十八年，此後生成的隨園女弟子當然無法收入，故稱『未收』，以與『失收』相區別）席佩蘭、駱綺蘭、陳長生、嚴蕊珠、錢琳、王玉如、王碧珠、朱意珠、王倩、張絢霄、畢智珠、盧元素、戴蘭英、屈秉筠、許德馨、吳瓊仙、鮑印十七人。《正始集》失收錢琳、朱意珠、畢智珠、吳瓊仙四人。

二一〇、（江蘇）常熟蘇氏（五人）：蘇本潔長女蘇瑛、次女蘇琬、三女蘇琇、四女蘇瑗、從姪女蘇瑤。《擷芳集》均未收。《正始集》失收蘇瑤、蘇琬、蘇琇、蘇瑗。

二二、（江蘇）泰州仲氏（七人）：仲振奎姑母仲蓮慶、室趙箋霞、二妹仲振宣、三妹仲振宜、女仲貽鑾、姪女仲貽簪、姪女仲貽笄。《擷芳集》均未收。《正始集》失收趙箋霞、仲振宣、仲振宜、仲貽鑾、仲貽簪、仲貽笄。

二二一、（湖北）羅田潘氏（五人）：潘煥龍室鄭翠蓉、繼室楊清材、姊潘煥嫻、二妹潘煥榮、三妹潘煥吉。《擷芳集》均未收。《正始集》失收鄭翠蓉。

二二三、（浙江）歸安王氏（三人）：王豫室姚世鑑、長女王迺德、次女王迺容。《擷芳集》均未收。《正始集》全收。

二二四、（湖南）湘潭郭氏（七人）：李星沅室郭潤玉；郭潤玉姑祖母郭步韞、二姑母郭友蘭、三姑母郭佩蘭、表妹王繼藻（郭佩蘭女）、堂姊郭漱玉、姪女並長子婦郭秉慧。《擷芳集》均未收。《正始集》失收王繼藻、郭漱玉、郭秉慧三人。

二二五、（江蘇）儀徵阮氏（五人）：阮元繼室孔璐華、側室唐慶雲、側室劉文如、側室謝雪、子小雲

室劉繫榮。《擷芳集》均未收。《正始集》失收劉文如、謝雪。

二六、(江西)德興胡氏(六人)：胡履亨側室江蕊珠、側室徐佩芸、側室汪秀娟、側室夏綵霞、甥女余貞翠、甥女戴芳芝。《擷芳集》、《正始集》均未收。

二七、(福建)長樂梁氏(六人)：梁章鉅母王氏(字淑卿)、叔母許氏(字鸞案)、室鄭氏(字齊卿)、長女梁蘭省、次女梁蘭臺、三子恭辰室楊漢皋。《擷芳集》、《正始集》均未收。

二八、(江蘇)太倉王氏(四人)：王曦長女王采蘋、次女王采繫、三女孫嗣徽(張綸英養女)、四女王采藻。《擷芳集》、《正始集》均未收。

二九、(江蘇)陽湖張氏(五人)：(張惠言弟)張琦室湯瑤卿、長女張縉英、次女張縉英、三女張綸英、四女張紉英、孫女張祥珍。《擷芳集》均未收。《正始集》全收。

三〇、(江西)宜黃黃氏(三人)：黃秩模妹黃秩蘅、室萬啓簪、女黃傳珮、弟婦程福蘭。《擷芳集》、《正始集》均未收。

三一、(湖南)湘陰左氏(三人)：左宗棠姊左壽貞、姊左壽玉、室周貽芬。《擷芳集》、《正始集》均未收。

可以看出，在《柳絮集》所收的三十一個群體之中，為《擷芳集》所收者十九個，為《正始集》所收者二十五個。《柳絮集》所收的三十一個群體共有成員一百七十九人(一人分屬兩個群體者，重複計算)，其中為《擷芳集》所收者八十三人，為《正始集》所收者一百零五人。《柳絮集》不僅儘量多收女詩人群體及其成員，而且對於這些成員的詩作也儘量多收。《柳絮集》共收錄群體成員的詩作一千七百

九十四首，而《擷芳集》只收錄四百一十六首。《正始集》對於每位作者只收錄一二首詩作，因而其所收成員詩不足二百首。《柳絮集》比《擷芳集》晚出八十年，比《正始集》（道光十一年初刊）晚出二十二年，比《正始續集》（道光十六年初刊）晚出十七年，因而這樣的懸殊固然也有客觀的原因。但即使以清初女詩人群體為例，也可以看出《柳絮集》『群體為先』的理念為《擷芳集》和《正始集》所不及。以山陰祁氏女詩人群體為例，《擷芳集》收二十八首，《正始集》收四首，而《柳絮集》收一百零一首，明顯高於前者。

總之，無論從所收詩人群體的群體數量和成員數量，還是從所收詩人群體的詩作總量來看，《柳絮集》都超出《擷芳集》和《正始集》，其以『群體為先』構建全書主體框架的特色是很突出的。

以今天的眼光來看，《柳絮集》也有其不足。突出的一點是選入了許多宣揚封建婦德的詩篇，因而整體上顯得有些沉悶。婦德是那個歷史語境所標舉的核心價值觀之一，顯然與現代女性觀有着根本區別。不過，宣揚婦德原本是清代女性詩歌的主旋律之一，這類詩在清代的大量生成是一個無法改變的歷史存在；《柳絮集》將這類作品選得多些，正可以反映清代女性詩歌創作的實際，與那些後起的去腐存新的所謂新潮選本相比，更具有存真寫照的史料價值。尤其應該注意的是，選者黃秩模有一顆源自平民世界的同情心，他之所以選人很多節婦烈女、難婦天女的詩作，主要着眼於她們的人生苦難，而不僅僅在於婦德自身。與此同時，編者也選入了很多充滿生活氣息和表現女性自我意識的優秀之作。如邵飛飛的《薄命詞》：『挑燈含淚疊雲箋，萬里函封報可憐；為問生身親父母，賣兒還贖幾多錢？』王采薇的《木蘭詞》：『西家女兒衣盈箱，自矜嫁得金龜郎。男兒封侯妾何有，要取黃金自懸